

下 棋

贾平凹 /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王巨川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下 棋

贾平凹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75 印张 20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7—5418—1352—4/I·337

定价:22.00 元

目 录

地震·····	1
年关夜景·····	13
山镇夜店·····	28
玉女山的瀑布·····	39
成荫柳·····	55
他和她的木耳·····	60
歌恋·····	78
头发·····	102
春愁·····	119
清官·····	130
七巧儿·····	150
瓦罐·····	173
阿秀·····	180
下棋·····	210
野火·····	217
“厦屋婆”悼文·····	233
鲤鱼杯·····	257
三十未立·····	267

地 震

——1976 年的一个故事

天放亮了，其实并没有真亮，一切还在睡着，山道上只有他和他的毛驴。霜在石板路上潮白，潮得有一铜钱厚了，越发显得石板硬，驴蹄叩下去，干而脆的响。哪里传来一声怪叫，是狼嚎吗？他抬头看那山尖上的月亮，月亮在陪伴他走了一夜；似要隐藏到对面山峰后去。他在黑暗里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看着一朵火苗在激动地打颤，一直到火燃到手指了，点着一支香烟，吸着又走了。霜地里一溜蹄窝，一溜脚印。

过了一座木桥，远远看见前边的树林子里有了几点人影，踏着河边的薄冰再往里走，人家便渐渐现了。林荫之间，翘一簇霜白屋角，垂几条酒店黄旗，几声细细的鸡啼；

突然间，有人在笑了，笑得山泉似的豁然：

“嗨，嗨，嗨！”

他回过头来，河边的冰上蹲着一个老人，正从身下的冰窟窿里往外拉着捞鱼网，有几条银鱼已经在冰层上闪动。那老人却看着他，笑得更快活了。

“嗨，嗨，嗨！”

他疑惑了，立住脚步，吃力地将背上的行李卷儿往上耸耸，那是他当行政干部多年来走乡串村的家当。立即，系着的茶水缸子，吃饭瓷碗，便叮当当地晃起来。

“嗨，大清早碰见你这怪人了，放着这么好的驴，自己倒苦着背行李，那是你家小媳妇吗？”

他才听明白了，一阵难为情地脸红了，但立刻就高兴了：“它累，它真好吗？”

老人手在口边哈了哈，跑过来，蹲在毛驴的胯前揣揣，又在毛驴的背上拍拍，便睁着小而细的眼睛看起他来，说：“哈，亏你有这么好的毛虫，这是纯南山种嘛！它顶辆小拖拉机呢，驮件行李卷儿倒会累着？”

他并没有反感老人的嘲弄，倒浑身抖抖地来了精神，拉长声音吆喝毛驴又往前走。老人倒疑惑了，忘了再拉那网，在后边说：“怪人，怪人！”

他只当没听见，看那太阳已经出来，在冰层上变幻五彩颜色，毛驴就在光环中走着，四蹄儿象鼓点一般叩响，那毛茸茸的耳朵上，脊梁上，冒着热气，有银亮亮的水珠儿闪动了。“怪人”，他想着老人的话，倒觉得可笑：好毛驴，一点没错，这么好的毛驴忍心让它累着？当然它可以驮二三百斤的驮子，可是，它怎么能驮这行李卷儿，行李是我的，“它

是老六的”，他说。

一提起老六，他觉得这捞鱼老人哪儿有点象老六的，但老六没那么胖，也没那么多笑，好象那脸上的皱纹从来没有舒展过。嗜好吗？他似乎没有发现，他到那个村子驻队了半年，是未见老六吸过烟、喝过酒，或者唱乱弹、斗棋子的。只是有一次他去老六家，看见老六将毛驴的拥脖套在自己脖子上，正跪在毛驴旁，小心翼翼地，拿篦梳梳那驴毛，大舌头就在嘴里搅着咬，吱吱地响着节奏。那毛驴就是这么大的，黑红色毛的南山种。

这是两年前的老六了，现在呢，还是那一脸的皱纹？学会吃烟、喝酒了吧？毛驴是老六的命，毛驴要送赔他了，老六一定有什么好的预兆呢！说不定，一见到毛驴，会舒展一脸的皱纹，笑得有捞鱼老人的豁朗。噫，那笑，会使他得到多少慰藉，将要摇落他落闷树上的多少个枯叶哩。他想到痛快处，自己便先笑了，笑得似断非断地喘，扬手将一块石子流星般地甩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

“哇！”一声惊叫，远处山根的枯树上，一群老鸦起飞了，哇哇不止。他兀自一个惊悸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立时在那里站定了：他害怕听这鸟惊声。这声音，一年多来，常常使他心惊。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去老六家拉毛驴，老六脸色乌青，额上的皱纹深得能放下一根指头，拿一种恐怖的目光瞪他。等他把毛驴拉出院门，老六突然发疯似地，扑进毛驴棚，用头撞墙，抓到驴拥脖子，下死劲地撕，撕不烂，就从门里甩了出去，正打着门前榆树上的老鸦巢里，巢被打落了，一树鸟叫。

“老六，你还记恨我吗？”他想，当再走进老六的门口，

那指头深的皱纹，那撕拥脖的手……他不敢往下想了，竭力闭上眼睛，只在喃喃说，“我给你赔毛驴来了，我给你赔不是来了！”

他呆呆地换着步子往前走，踏碎了多少冰块，踢开了多少石子，他全然不理睬。清醒的时候，路已经伸延到山根下了。那里是一个土坪，太阳照在上边，歪长着未收割净的谷禾秆儿，毛驴早抢前去大吃大嚼，然后就打起滚儿来，喜欢得象一个孩子了。

他站在毛驴旁边，没有去催赶，欣赏着它的快活，自己也觉得快活，任那四蹄踢腾起来的土星、草末儿落在自己的头上、肩上。“我该象是老六了哩！”毛驴打滚的时候，老六就是这么干的，那一次不是为看驴打滚，把一碗饭迷得吃不成了惹老婆一场骂吗？他记得他去劝架，那老婆拿出和她衣服一样花色的驴拥脖，和她篦梳一样式样的刷毛梳，说：

“老驴成了他一口人了，他心里没有我这个老婆了！”

毛驴总算打完了滚，从土雾团里站起来，耸耸耳朵，咂一下嘴，痴痴地对着空中叫了一声，他也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赶着毛驴又上路了。

路愈来愈弯，慢慢爬向山去。太阳在头顶的光景，开始翻白云坡了，那坡弯处，浸水从石缝里流出来，一夜的风寒，那水就流不动，漫路上结一层冰，溜溜儿地闪着青光。毛驴走上去，四蹄一阵乱弹，滑倒了，爬起来再上，蹄儿就一步挪不得，他在后边推推，连人带驴又栽倒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对着青冰发呆了。突然，他嘿嘿地笑起来了，笑得是那么羞涩、腼腆，好象责备自己刚才的过失，连毛驴也吃惊地望着他。他取下背上的行李卷儿，三下两下地打开了，是

一条浅花绸被子。这是四年前他们结婚的被子，盖过幸福和甜蜜，拍拍，就铺在冰上了，然后向毛驴挤着眉眼儿，拉着毛驴从上边走过去了，嘴里还在说：“小心，小心，别把那花儿踩烂了！”

被子路走完了，他又跪下去，把被子从后边拉到前边，又铺开了……终于安全通过冰路了，他高兴地拍拍毛驴的头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可慌的？你跟着我，我会象待我玲儿妈坐月子一样伺候你哩！”

这当儿，一个妇女背着一篓木炭正从坡上下来，忍不住嗤地笑喷了，说：“坐月子的要记恨这毛虫哩！”

他一时烧了脸，不敢看那妇女，拉了毛驴便走，口里慌慌地说：“老六会这样做的。”

那妇女听不懂他的话，再问他时，他已经爬得很高了。弯弯扭扭的坡道上，弓着腰，背着那浅花绸被子卷儿，手里拿一根树条，在打着毛驴，那不是打，是象在赶走驴身上的蚊子似的。

现在爬上坡顶了，他出了一身汗，却唉声叹气地痛惜那毛驴身上的汗，从口袋掏出条手帕来，又不忍心的样子，但还是给毛驴擦起来，说：“老六会是这样做的。”

他毕竟小腿发软，瘫坐在一块石头上喘气。看坡的那边，坡道显得平缓多了，路面一拐一拐到坡下去。每一个拐弯处，就是一个沟洼，长满了柏树，高高的杆儿，圆锥形的枝叶，活脱脱的竖着一片毛笔，一缕一缕的炊烟就从那笔林中端端长上来：那该是一处人家了。下了坡去，便是那几片水田，再远，茫茫通天湖，一行白鹭，几点渔帆，沿湖远去的那一痕隐隐的山峦根下，便就是老六的家了。

“老六，我来了，我真的就又来了呢！”

一时间，老六清清楚楚就出现在他眼前了：瞧那指头深的皱纹，那撕拥脖的黑手。老六，你怎么还那么瞪着眼睛看我呢？我知道你恨死了我，你骂我吧，只要收下这头毛驴，我就一辈子都心安理得了。

一只野兔子，突然从草窝里跳起，唿地一声，箭似地向坡下窜去了。毛驴乍惊，浑身那么一个哆嗦。他赶忙抱住了毛驴，用手搔那耳根，竖起的耳朵才慢慢平顺下来。他蓦地记起那天晚上：他们把老六家的毛驴拉到了队部，进院门时，那毛驴撑着四蹄，扎根似地不动，他打，它就用后蹄踢……末了打进院来，它又啃断了缰绳，结果只得用铁绳套起来。后来，竟死了。

他突然眼泪汪汪起来，对着毛驴说起来了：

那是一头好毛驴，条干好，毛色好，吃手好，力气好，是我们把它害死了啊！

“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上边有指示，有政策，说私人不能养毛驴，要割资本主义尾巴。我们驻队的干部，就只得抓尖子，杀鸡给猴看。老六偏是毛驴经，方圆村里就数着他养的毛驴壮，有力气……”

“当然是我没种，明知道这作法不对，但还是做了。毛驴死后，一年多来，我无论在老六的村子，还是在山里川里驻队，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那毛驴临死前的哆嗦样子。”

“我总算在深山里买到这头毛驴了，我要买，再贵的价钱我也要买。这真是好毛驴，我要赔给老六，他额上的皱纹不能再深了，他是毛驴命，他不能没有他自己的一头好毛驴啊！”

他把手摸到毛驴的嘴边，毛驴伸出舌头舔手，痒痒的，是那樣的舒服，一直舒服到心上，头上，脚上。他又摸到驴肚子上，那肚子好象鼓鼓的，是怀孕了吗？那生出来，又是一辆小拖拉机了，驮粪，推磨，拉车……老六怎么个高兴呢！末了，他摸到了毛驴的蹄上，那蹄多么结实，铁打似地，竟然在石头上能叩出火星来呢。

“我知道你是和我耍哩，我不打你；我是打过毛驴的，该毛驴报复我，踢得好哩！”

他和他的毛驴，就这么一边走着，一边说着，一直到了中午，来到了坡下湖边的一家小饭店里；店很小，是三家农民联合开办的。他在门前拴了驴，走进去，一位店主人竟是他先前相识的一个汉子，那汉子先是一惊，立即劈头就说：

“老贾哎，是来吃饭的，还是来封店的？”

他脸唰地红了，想起自己以前的嘴脸，难堪地不想走进去了，那汉子说：

“要是封了店，这山上山下就没你喝口热水的地方了，今日个，你可要尝尝，这饭里有没有资本主义毒哩！坐，来碗羊肉泡馍吧！”

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来，一时吃得他满头满脸的汗水了，这当儿，他看见店里人都拿眼往门口瞅。门口处是涌了一堆人，仄耳听听，原来是在评头论足那毛驴：

“瞧这毛虫的骨架，能驮两筐粪吧？”

“再放两筐子，它腿也不打颤的。”

“吓！骑上去兜阵风吧！”

“可不，主人要和你拼命哩。你没见他连行李也不让毛驴驮吗？”

“这吝鬼是谁？”

“吃羊肉泡馍的。”

他听见了，并没有恼，反倒放下碗走出来，亮着油嘴，说：

“毛驴是我的，不错吧，这是纯南山种哩！”

他在人们的嘴唇皱起的声响中，赶着毛驴走了，还是背着行李卷儿，拿一根树条打在毛驴身上，那不是打，象是在赶走驴身上的蚊子似的。

毛驴赶过那小小的镇街上，他在商店里买了一颗大铃铛，系在了毛驴的脖子上，赶着从窄窄的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走，那驴蹄儿鼓点似的敲，铃铛就是晃晃地响，他背着行李卷儿，喘着粗气，小步溜丢地相跟着跑，惹得一街两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。

出了街镇，天开始变阴了，有冷风从南边山巅上刮过来，呜呜地响，一会儿就下起麦粒雪来，那麦粒雪越下越大，走不上二里地，就撕棉扯絮起来，人变白了，驴变白了，那坑坑洼洼的路面，平抹得一溜白净。他想，下得好，下得好，正赶上老六家没有防冷的木炭了吧？这毛驴一到家，就可以去集市上驮炭了。老六老婆如果想要冬闲逛娘家去，毛驴可以套上那辆小车，一口气跑到三十里外的白杨庄去哩……呵，这雪把坑坑洼洼的地面抹得这么一样平顺，一样颜色，这毛驴也会象这雪一样的，会抹掉他和老六心上的鸿沟哩！

这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毛驴竟是最好的动物了，它不会说话，却能和人交流最丰富的感情；它是牲畜，却寄托了人多么深切的思想啊！

现在，他已经站在老六村子前的大场上了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无声无息的雪花，落盖着那高墙，低坑，黑的牛粪，红的梅花。老六家就在村口，低低的屋舍，成了雪窟，只露出门窗的黑洞。啊，那绕着葡萄的院墙，那圈过毛驴的草棚，那架过鸟巢的榆树……他站住了，他不知道怎样挪动走向这家的脚步，不知道该怎样叫一声“老六”。然而，他到底走到了门口，叫了一声“老六！”

屋里传来一声婴儿哭声，雪已经落平了他走来的脚印子，他再叫一声：“老六！”

一个女人提着瓷罐从里边出来，他认得是老六的老婆。向她她问好，她“啊”地一声，就没有词儿了，但立即就热情地招呼进屋，而且还笑了，虽然那么努力。说：“是你，你又来了？！”

“我又来了，”他说，“老六呢？”

她突然眼光直起来，猛地转过了身，趴在那墙上，一双手死劲地在那里抓，墙皮土簌簌地往下落。他猛地看见她的后脑勺了：那小小的稀松的发卷儿上，缠着白布。他一个冷颤，惊慌叫道：

“老六他？他？老六呢？老六呢啊？！”

她慢慢回过头来，说：“他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他怎么能死了？他怎么死的啊？！”

她看着他，嘴抖抖着，便终未说出一个字来，突然就说：“你是又来驻队的吧？这儿风声很大，说要地震哩，人都搬到后坡那里住去了。他们催了我几次，我也要搬了。要走了，我去坟上给他说明一声。”

她一只脚已经跨出门来，似乎立即就要走了。他赶忙

说：“我要见见他，我同你一道去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她突然脸色苍白起来，“他恨你，后来天天在骂你。”

她说着，急急逃走了，在雪地里，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，见他木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便脚高步低地一路去了。

他站在那里，站了好长时间，当回头看见了那条毛驴，才咬咬牙子，说：“我要见他，他会见我的。”

他扭转了身子，走出了两步，却又停住了，他听见屋里的婴儿哭得正凶。老六有孩子啦？老六结婚迟，老婆又大两岁，是个寡妇，过门时带着一个女娃，前几年就在县上读初中，现在怕已上了高中吧，老六那阵儿总盼有个孩子，到底老来添子了！“把孩子抱上，他老六还不肯见我吗？”他走进屋去，屋里黑咚咚的，站定了一会儿，才看清屋里空空的，只有两个被单包成的包袱，里边塞着米面、衣物，鼓囊囊地堆在炕上。旁边的小被窝里，挣扎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。他抱起来，是个男孩，黑黑的，完全是老六的额角。“老六，老六，”他叫着孩子爸爸的名，在那红红的脸上亲了一口，就三下两下地，将孩子搂在怀里了。但立即又放下，拉进毛驴，把一个箩筐系在毛驴背上，取下自己背上的浅花绸子被儿，在里边铺好了，然后把孩子放进去，掖掖被角，牵了毛驴顺着老六老婆的脚印去了。

雪还在下着，下得越发大。漫世界里，白茫茫地，一切是一个色调，一切都在消失。只是他和他的毛驴。孩子已经睡着了，均匀地呼吸着，轻得象落在被子上的雪花。他凭着他的记忆，在没有了道路的村前田野里走。前边是那棵柳树了，那树原来是站在三岔路口上的：一条通往村中，一条通

往邻村，一条通往后坡。他站在了三岔路口，脑子里想起了过去的一切，他曾经经过这个路口到这个村子驻队，也曾经过这个路口拉走了老六的毛驴，现在，他又回到了这个三岔路口，他不明白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，他心跳，脸烧，他恨不得雪越下越大，埋了他的脚印。他站在那里了，雪轻轻往身上落，头上肩上已经落有厚厚的一层了，他觉得他的思想和血液都冻住了。

突然间，他听见一种呜呜咽咽的哭声，抬头看去，就在前边的雪地里，老六老婆跪在了那里。他扑死拽活地赶过去，看见了那里有一个雪堆，她正把瓷罐端起来，在上边浇，那是酒，满满一罐子柿子酒。雪堆上立即出现几处洞儿，那长长的荒草从雪里冒出来，断了顶的枯茎在风中索索的抖响。这就是老六？老六就睡在这儿？老六老婆哽咽着哭开了：

“他爸啊，你知道吗？要闹地震啦！村里人都搬走了，我没有走，我离不得你，我要守着你在这儿。可村里人不行，硬催着我走，唉，我和孩子也就要走了，可怜你一个人就留在这里了啊！”

他站在那里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，只觉得胸口烫得难受，他狠劲地撕，撕掉了纽扣，撕破了衬衣，在那皮肉上抓出了红道。毛驴浑身一个劲哆嗦，似乎毛也根根竖了起来，拼命地挣脱着缰绳。他牵不住了，拼命地牵，毛驴猛地回过马来，就对着那雪堆，吼叫了一声。他在那里呆住了，象一根木头，象一块冰碴，……

是的，老六是睡在这里了，永远睡在这里了；他想着，老六是怎么死的？“他在恨我，骂我，我在他眼里成了什么

人了！啊，啊！为什么就变成狼了？是什么逼得我变成一只狼了啊？！”唉，老六能在这里睡安宁吗？这不死的冤魂在哪儿呢？在岩浆里？在地火里？地震，震吧，哪一天冲破了这地层，这尘土，让冤魂都升天了吧！

雪还在下着，雪还在下。一切都是静的，静悄悄的。茫茫世界里，厚厚地覆盖着雪，一色白净。毛驴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四蹄扎根似地站着，那箩筐里的老六的儿子，已经睡熟了，浅花绸被子被风刮开了角，雪落下来，在孩子红彤彤的脸上化着水珠儿。他忙将被角重新掖好，还在想着什么。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想不出来了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象一根木头，象一块冰碴……

1979年11月24日于西安

年 关 夜 景

年关的夜，是农民最幸福的时候，却偏偏没有月亮。山黑隆隆的，远近没了层次，连弧形的线条也不曾有，只是那沟下的什么地方响着流水，才使这夜的世界有了活动。路始终是灰灰的虚光，一会儿变粗，一会儿变细，好象飘动了一股朦胧的气流；一溜儿架子车在蠕动，向左拐了，再向右拐，车子渐渐沉重起来，方知道是上坡路了。拉车人谁也不说话，呼哧很沉重，似乎不是发自胸腔，而是车轮下轧出来的呢。“喀咚”一声，前边的一辆轮子不动了，后边的车把蓦地顶住了前边的车尾；一辆一辆都停了下来。有人叫道：“前边路上有个坑！”人们都嚶嚶起来，诉说着难听的话，陷进坑的，艰难地忙活，只是看不清坑沿，拉不出车来，山沟

里一时骚乱起来，你怨一句，他恨几声，有人跑前奔后地大声骂娘。突然，就在前边划着了一根火柴，小小的放一朵怯怯的光，照见了划火人的一颗光头，一张年轻的粗糙的脸，看清了车上满装的大小木料；轮陷在一条窄而深的水坑里……火柴熄灭了。又一根火柴划着，拉车人向左一拐，吭地一声，车子终于拉了上来。

“谁的火柴？”后边的人叫道。

“快往过拉！”划火柴的又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照亮了这山，这水，这黑黑的夜。

后边的车子急速往前拉，火柴一根接一根地划。一匣火柴划完了，最后一道光，可怕地颤抖了一下，倏忽熄灭了；夜显得更黑，木料车一溜儿翻过了坡道，在那边的平缓处歇了。

这是一支特殊的车队，几乎谁也不认识谁，汇集在年夜的山道上了。他们是山下川道的农民，一生没有见过多少大世面，只知道住上新屋就是过上了好日月。有的是孩子长上来了，破旧的房子实在住不下；有的是住的小房，被乡里人耻笑，拼命儿要盖房争气；更多的则是儿子到了年龄，订了媳妇，女方却提出没新房不结婚。他们只好缩衣节食，苦苦巴巴积攒了钱，又托人送礼，好不容易批下了房基，但却搞不下木料指标，便白天做贼似地进了山，购买了这些木料。可是，山口的石庙湾地方却设有木材检查站，一律不准运木出山。他们一直在山洼里呆到天黑，趁着年夜无人之机，才悄没声息地下来，一条拉带，两根辕把，驮着危险，驮着希